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録卷十二目次

翊運

明

尚寶少卿陳如晦顯道　汪仲山仁壽
訓導徐君善原　行部侍郎劉伯靜辰 子欽附
慈利縣丞汪益民　刑部尚書錢惟明唐
濟南知府方去矜克勤　國子祭酒陶中立凱
廣東參政諸葛伯衡　國子監助教貝廷琚瓊
四川左參政宣彥溫溫　太常博士陳世昌
國子司業王原禮彝會　文華殿大學士鮑仲孚恂
長史朱伯清廉　宋無逸玄僖
教諭趙撝謙謙　國子博士錢子予宰

監察御史周觀政　潁上縣知縣車信大誠

江西僉事丁叔寬豫子麒子麟附　國子學正王彥貞桓

同知劉昭甫子華子鐸從孫棟附　右副都御史韓伯時宜可

王教授俊華　福建僉事謝原功肅

知府胡斯美惟彥子伯順叶　教授崔斯立植

黃岡縣知縣徐宜叔誥　教授俞景淵深

兵部侍郎徐宗實垕　訓導趙德純宜生

陝州判官梁仲　舉　教授徐大章一夔

左布政王希陽燾

兩浙名賢錄卷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錢塘翁望之在遺氏閱

翊運

明四先生

誠意伯劉伯溫基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輙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奚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

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傳游武林泛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方分韻赴詩基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之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武侯未易當耳時方國珍反海上省憲舉基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基言賊弱易與

令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人谷珍賂大怒謂基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乃黜管紹興路基感憤痛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間多爲詩歌以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基基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奪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
志衆避谷珍多依基自保會 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
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 上使
孫炎以金幣來聘基乃付其衆於弟屬曰衆善保境毋
爲方氏所窺即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
曰吾昔日西湖之言驗矣既見 上陳時務十八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
發兵禦之而衆惟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
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欵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

爲起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欵及奔鍾山者 上
因問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
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 上
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基基辭不
受 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
猶奉韓林兒基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 上陳
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
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
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

城　上使基授之方略基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靑雲起卽設伏俟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昃而黑雲微薄囘與靑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靑雲果雲起具如基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者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基從後蹴所坐胡牀　上悟許之洪都乃下前基以母喪告歸上因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基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

殺憂甚迎基入衆卽帖伏基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基治葬畢因騰書宣 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辟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將爲帥會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迫之東陽悉獲其衆基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鯫生謂士誠容適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陳氏據

上游竊名號乃心無目忘我此不宜久蠹祟之敢陳氏
則士誠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敵
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
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
時日中有黑子基言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
伐陳友定敗没　上方欲刑人而基適入面語之夢以
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以刑基曰頭上血衆也傅以
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
寧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縱歸里熒惑守心羣

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所加傷基密奏宜下書罪己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基諗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基最爲　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　上即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遇諸大典封賞册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討定行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言善長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勳足任此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　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基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犂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者基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　上不悅而罷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畏懦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　上曰宋元

以寬縱失國且令刑亂用重必使綱紀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僚且素暱之請基緩其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相大恚恨俟 上歸訴基盛夏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 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蹶言中都曼衍非天子都王保保雖遁荒漠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 手詔叙基勳伐

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優詔答之、嘗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奸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太豪復陰主之、基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基舊語、使刑部劾基、欲購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

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
文使基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基馳入朝見　上但引咎
自責不敢復言歸矣惟庸繼代廣洋為右丞相胡　上
之視基怠乃陽為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
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　上使問
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
年六十五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
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為書勸　上修德省刑祈天
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

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

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寄關

也基為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

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

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

伯温吾子房也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胡惟庸等

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叅

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子

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跪拜闕門

使還谷王右長史靖難兵至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基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尤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

中李論言故誠意伯劉基宜配饗　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　上是論言下廷議皆言　高祖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執宜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廌實嗣之　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廌嗣未幾旋即閒世褫圭裳於末裔委帶礪於空言或謂後徹孤貧勿克負荷或謂　長陵紹統遂致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饗

太廟其九世孫祜禪使瑜宜嗣伯爵伏惟　聖明裁定
制曰可基入祀　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
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先生勳
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先生遇事胡元
專門象數何異管伊尹之屬就恨周公之多藝也方
上手書問天象先生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
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先生慨
然門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嗟乎

先生之自任者何如而卒中讒毒以死也豈天之不欲遽開太平乎彼世所傳難星已過勸 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惡足以盡先生又惡足為先生重哉

翰林學士宋景濂濂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妊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名益著初為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金陵見 上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除江南儒學提舉授 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濂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

下可定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　上諭黃石公三略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　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　太子願進修德業　上覽書喜召語　太子共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時甘露屢降　上召濂賜坐　上躬執金杓揀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語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因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

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泰。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有不治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瀗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上坐西廡。賜大臣坐。令瀗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帝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督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能以禮義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

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瀛避席頓首曰、願皇上慎終如始、天下幸甚、陞侍講學、上嘉賛善大夫、令集歷代姦臣事、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爲序上之、瀛侍上、又多所陳說、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上、一旦受職任事、不效負陛下、頓首力辭、辭無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瀛深密、不泄禁中語、

有奏輒焚稿嘗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步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語　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　上嘗強濂飲醉惟笑賦楚詞一章令羣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令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自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太子選賜濂良馬又爲良馬歌賜濂時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

其跪此不敬此詆誚罪當誅召問濂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烏可深罪　上後覽疏頗有足采者召爲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　上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賜錦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愼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濂頓首謝

瀛辭請歲一朝是年九月入朝　上延問瀛晏矣及至
大喜日侍　上游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
退　上歎曰純臣哉爾瀛方今四夷皆知爾名爾自愛
瀛遜謝不敢當歲暮辭還既行數日　上語瀛子璲曰
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如曩時璲曰非陛下垂念臣
父切至何以形諸夢寐瀛嘗曰古人為學使心正身修
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蔽也尤篤於
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
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寒士戒勅爲子孫計曰

富貴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身少至老未嘗一跡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謝人不見其面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郤不受 上問濂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濂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門人方太史孝孺曰當元之衰國朝始興也地大兵彊據名號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 上前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夷裔貢賚
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　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
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至必
問太史公安否濂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愔以蜀獻
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追謚文獻濂二子長瓚
瓚子三人慎愷愉皆無後次璲爲中書舍人子三懌愔
愔愔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
攻書建文君召懌入翰林爲侍書

御史中丞章三益謚　子存道附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蘄黃妖寇犯龍泉執溢從子存仁溢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溢名大喜問討溢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溢溢紿守者乘間脫歸集里中少年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避地入閩庚子上徵溢及劉基宋濂葉琛三人至建業上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海内紛紛何時定乎四人者齊聲前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上悅擢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溢乞省母病賜金綺歸留子存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

按察司溢爲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温州還溢守處
州給餉平荆營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
且控制中原　上善溢言河内按察使宋思顔浙東按
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璹坐法辭連溢憂懼　上曰予素
知溢守法毋恐胡深兵入閩陷没處州幾變陞溢浙東
按察副使鎮處州溢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
郎陞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命敢
辭　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溢宣布詔旨軍民感悅
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溢守

徐郝賊茗陽賊寇隣邑遂平陽瑞安傳道造令千存道合平瑞兵禽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王仲欽遊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遊卽斬惟淵以徇溫州平請朝京師　上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卽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召溢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溢入見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溢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牽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　上立

詔文忠出師卹諡言溫賊既降乃授諡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諡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諡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諡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不犯豈直糾擊為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諡曰風雨連朝無足為恠卽禮官失議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諡川鄉

兵本農人姊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令復調北征爽信不可　上不應謚曰兵巳入蜀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强爲朕一行謚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存厚還治喪謚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　上授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謚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謚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

於斷頭山力戰死

南昌府知府葉景淵琛

葉琛字景淵處州麗水人博學多才少與劉基章溢齊名元季兵亂從處州守石抹宜孫討寇有功授行軍元帥　太祖聞其賢遣使以幣聘之與劉基章溢宋濂三人同至金陵進見　上喜賜對皆呼先生而不名四人者出　上目送久之顧問左司郎中陶安曰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皆王佐才也而殿下一旦以禮羅而

主之天下不足定矣　上大喜擢琛爲營司僉事壬寅正月　上帥師至龍興守臣祝宗康泰以城降改龍興爲洪都府尋改南昌以琛知府事既而宗泰復據洪都叛琛迎戰死之事聞　上嘉其忠義追封南陽郡侯命有司立廟南昌歲時祭之

徵辟貢薦附　共四十人

王府參軍胡仲淵深

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天資學識出人而尤精弓馬元季石抹宜孫總戎處州以深爲參謀縉松遂麗等縣

民亂爲盜深悉討平之已亥胡大海兵取處州石抹宜孫戰敗大軍分取屬邑深知天命有在乃解甲見大海於軍門悉上四縣版籍兵不血刃而屬縣皆下上聞而賢之召深至金陵擢中書左司員外郎即命深總制處州兵事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李文忠擊走之胡深引兵爲援議爲城守無何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以城堅不可拔敗績去上念深守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葉仰賢旣服又叛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深悉出偏師討之而親統大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

仲文谷珍議納歲幣繼以趙若予來貢深壽入覲 上

時已稱吳王乃擢深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陞辟 上

曰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乙巳福建陳友定侵邊深

奉命征之建守將阮德柔兵屯錦江深進擊之破其寨

柵友定大懼率銳卒急圍我營深突陣與戰馬蹶被執

友定頗加禮遇深具道 天子仁聖援賓融故事感之

友定初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踣銅爐烈焰而

死年五十二時太史劉基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

失一大將深果敗歿 上痛悼不已親撰文遣官祭之

追封縉雲郡伯 上嘗問宋濂曰溍何如人對曰文武
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隅朕方賴之溍有二子
長楨次樞楨授宣武將軍處州衛指揮僉事

翰林待制王子充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齊斂及長長身玉立屹有
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文獻溍時文獻為文章宗工天下
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禕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
斯文之任時元末政亂禕乃攬天下事勢為書七八千
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危素張起巖並薦不

郡時有齊琦者明數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禕歎曰

子克興代人物也禕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嵓

山中著書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戊戌 高皇帝親

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禕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

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 上見大喜

署中書省掾商略機務 上每稱子克而不名間與論

文章稱善因命採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

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

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南

儒學提舉司校理外艱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
創國之初禮制多所裁定遷起居注丙午出知南昌府
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廩賢士俊除奸蠧
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以寵勞之丁未召議即
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天以
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
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二年召修元史爲總裁官禕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
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三年預教大本堂禕經明理達善開導稱旨對殿廷必
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蕃尋召還五年以翰林待
制副蕪成詔諭雲南命下廷臣危之禕欣然就道六月
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諭之曰　皇明創業統一萬方惟
王僻在西南未被聲教　天子不忍鄙夷命禕輯寧爾
邦家若能亟奉版圖以歸職方則身名俱存不亦偉乎
不聽館禕別室然以禕名儒雅敬之越日禕又諭之曰
朝廷軫念雲南黎庶不忍盡戮故令使臣開諭若旅拒
不服自遠恩化必奉行天討命秦甲發蜀兵循棧道略

沉黎而西大將軍踞昆明之上而飲其水犄之角之麾背受敵王之將佐利王以爲功者不少雖欲泥首牽羊其將能乎王曰漢開昆明命使莫達唐勤遠略孤以自悠天朝若以兵臨雲南金碧以爲城昆澤以爲池雖多無所用之禕曰王未聞乎自天地構難友諒據楚士誠據吳友定據閩玉珍據蜀彼皆重關峻嶺長江天塹險於金湯況兵糧委積淵謀盈庭孰不欲長雄天下以與天地同悠久乎不四五年幸胥鈇質雖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輩竄匿恐後往事具在可鑒也今王自

度謀勇悍孰愈誠諒兵士利廣孰愈中國度德比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天之所興誰能禦之今以區區一隅之地逆天犯順與天下抗爲此謀者不亦誤乎王曰先生之言是也請姑就館吾其圖之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拒脫脫至察梁王有二心欲追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於民間脫脫聞之誚讓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

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謂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塟地藏寺北年五十二二子曰穀曰紳禕慷慨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士大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續東萊大事記各若干卷藏於家禕事 上十餘年服勤報效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教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能自樹

立皆能世其家學禕歿後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
次子紳往求遺骸不獲因訪得禕死所擗踊號呼製神
主載回因上書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翰林院學士
奉議大夫諡文節正統六年又贈翰林學士更諡忠文

長史桂彥良德稱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記誦敏捷及聞楊簡學
益以尊德性爲本仕元爲教授因朝政不綱退隱田里
高皇帝召見特授太子正字賜宴與公侯列坐日侍講
讀上詔詞人賦詩賡歌彥良每先衆而就書進奏曰

治道具在六經典謨訓誥顯留聖意詩非所急也 上深然之自是恩遇隆洽稱曰老桂而不名 上嘗御大本堂彥良與秦府紀善林溫入見 上問之各以官對上謂彥良曰卿帝者師謂溫曰卿王者師其各自重彥良感荷知遇知無不言每侍講必以二帝三王爲本而折衷於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至於歷代治忽啟迪不倦誠意懇至凡所陳說無一不當 帝心 上方以法繩下訪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民亦靖

於聽矣上深然之洪武八年特授通奉大夫晉相府右傅上親製手詔以孔孟諭之陛辭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彥良謝曰臣不如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足取旣侍王就國日以正大之學輔之王以綺衣鞍馬畫彥良像以賜後諸王府罷相府改彥良爲長史時彥良已老王爲造安車奏令致仕彥良退作存養省察圖以進王揭諸座右以時觀省居無何詔彥良舉家還京師彥良條陳治道所急者曰法天道廣地利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脈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敦

教化馭戎狄蒐賢俊廣咨訪凡十二事總名曰萬世太
平治要策　上嘉納之以風疾賜歸卒於家所著有清
節集清溪集柱笏集老拙集和陶詩春秋詠傳於世平
生見道純一不以貧富動心仕止進退一委於義命與
人交坦坦夷夷命觴賦詩踈厲風生窮日夕不厭時以
春風和氣目之

肇昌知府劉士原性傳

劉性傳字士原嵊人元季兵起散家財聚兵以捍鄉邑
號義兵萬戶　高皇帝駐蹕金華遣人召之性傳即來

衆歸附比見首陳區國安民之策數千言稱旨拜中書門下侍郎國舜改陝西鞏昌府知府鞏昌地隣北虜民物凋弊性傳撫輯軍民恩威並著邊境以寧國初所指良牧者多以性傳爲首

祭酒梁叔亨貞

梁貞字叔亨新昌人舉元鄉試授太平路教授端毅寡言深沉有識 高皇帝克太平貞率諸儒迎拜請戢軍士以安生靈復以三王之得天下者爲言 上深然之留掌圖書與李善長同侍帷幄參寄議 上欲取金陵

謀諸貞貞力贊之命都事江南行省歷湖廣按察司僉事兩浙轉運使未幾拜太子賓客日侍大本堂多所啟沃戊申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國子諸科條皆貞所規畫也嘗輯古詩三百篇進覽　上以賓之初筵命丞相直解喜悅感歎命繕寫數十本頒賜大臣俾朝夕警省後以老乞歸築墅鷲峯之下日與里中諸宿儒相賡唱超然以榮名終

教授胡仲申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自幼聰睿志氣異羣兒七歲拾遺

金道中守不去候遺者至而還之長從吳師道授經從吳萊學古文辭又登許謙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待其所業就正於柳貫黃溍張樞咸以致遠器之嘗出游元都徧交當世名卿而於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號知己遭時不靖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宋濂稱其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非今世物也　太祖定金陵遣使召見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翰言民不習軍旅徒費廪粟爾上可其言罷之除衢州府學教授洪武乙酉奉旨纂修

元史書成賜白金文綺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曰
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所著有春秋集行於世
尚寶司少卿陳如晦顯道
陳顯道字如晦東陽人好學明經旁通天文地理律曆
兵機試鄉闈不售輒棄去謂人曰大丈夫要當以勲業
垂名竹帛安能與羣兒爭長於鉛槧間邪元季兵起散
家財結義旅以衛鄉井戍戍　高皇帝下婺城駐蹕赤
松宫顯道詣謁陳濟世安民之略留置左右參决大事
時方谷珍據台州明越未下特命顯道往諭至則谷珍

納欵　上賜顯道手札及和其詩以寵嘉之復遣諭谷珍兄弟納土入覲歷官至尚寳司少卿以忤旨出爲臨洮知府俄召還復職卒　上甚悼之命有司造墳護喪歸葬

汪仲山仁壽　子羽附

汪仁壽字仲山金華人性頴悟善記覽經史百家靡不窮究尤明於性理之說王師下婺同許元葉瓚胡翰等召見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所著有靜齋稿若干卷子羽能繼家學詩詞俊雅與呂肅陳誠

汪旻爲文學交人稱四友

訓導徐均善原

徐原字均善與吳沉同鄉爲文字交原博覽羣書而尤精經學元末隱居不仕　太祖兵下婺州改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以教民之秀異者乃聘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原歷主福建江西考試以得人稱文學不在吳沉之右而位不通顯竟以訓導終論者惜之所著有五經講義強學齋文集若

千卷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伯靜辰 子徽附

劉辰字伯靜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天兵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谷珍谷珍令左右飾二美女以進辰峻却之谷珍歎服遂傾心輸納左丞李文忠開省於嚴辟辰參其軍事大將葛俊守廣信嘗祈寒集丁夫濬城濠民苦之將爲變文忠止之不從大怒欲臨之以兵辰請往諭以大義俊悔聽命事遂解以親老求歸養未幾父母繼殁執喪哀毀薦起爲湖廣道

監察御史立朝蹇諤遇事敢言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
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淪沒仍責賦於民
爲請於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東南漕運者轉新
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爲風濤阻滯辰乃自京口至呂
城百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壩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
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易涸每仰練湖以益水湖
有三斗門亦廢辰又修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既通
湖下之田益稔丹陽道接句容民負任者往往因日暮
干胡商旅患之辰嚴爲禁約盜遂息永樂元年召修

高廟實錄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盡者歷歷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考之注記無不懸合書成超拜江西布政司左叅政用勞江溢飢民為盜富室多罹其患徼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飢者官為立券期以來年償本蠲其役以為之息民遂相安無事南嶺諸府荒田根六萬餘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其弊辰以聞悉蠲其額坐累免歸六年召起為北京行部左侍郎以老不任政且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賜勑致仕踰年復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給驛

送還卒於常州毘陵驛舍年七十八辰爲人直諒多聞有古節士風所著有國初事蹟子儆博覽能文年餘七十猶力學不懈嘗著金華名賢傳藏於家

慈利縣丞汪益民

汪益民衢之開化人家貧居傍七賢堂讀書自娛元亂不仕　高皇帝龍飛徒步詣行在獻策歷陳開國紀綱上嘉納之尋召赴闕勅授慈利縣丞守官廉介任滿乞歸　上憐其貧解龍袍賜之仍命有司優給衣食以終其身

刑部尚書錢惟明唐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數千言雅稱　太祖意特授刑部尚書嘗召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之人不知君臣之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不敬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止令行於孔廟京師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諫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通祀孔子如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令遂止二十三年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　上覽孟子至土芥寇

瞽之說大拂意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敢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胷當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曰以旌直臣尋以耳聵乞歸卒唐秉心如丹屢批逆鱗月死不顧以衛正學回欲墜之日於中天而千萬世之陰霾昏翳不得以晦蝕之者唐之力也

濟南府知府方去矜克勤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始誦五經比長徧窮濂洛關閩諸書潛心於一卦一爻必欲驗諸行事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文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會海民爲變行省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克勤詰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旣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賊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徵克勤樂於

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數百人、克勤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爲善良、未幾、以母喪去、諸生追送之、學舍爲空、朝廷聞其賢、勅部使者、以書幣徵、克勤兩詣政府、以母老辭、不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列名第二、 上特命知濟南府、錫之冠帶、以寵其行、比至、爲書一通、懸之康衢論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庭自言、禁吏胥不得所問、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聘前進士爲弟子師、葺廟堂、闢射圃、造弓矢、樹正鵠、月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

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弟子繫籍者二千人兵燹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閣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條民益惰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簡書列丁產爲三等毋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會郡城圮役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易民五六萬治之屬夏大旱民不得田哀號郎工聲聞數里克勤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奮聞中書請於　上郎日詔罷先是不雨克勤袒跣徧禱羣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讙呼而散大

雨如注是歲大穰民為之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五年秋隣境盡蝗克勤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皂隸往往索賂無厭克勤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復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於道戶增至六萬有奇家有積粟野無餓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入覲錫燕儀曹仍還舊職須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無何而為程

貢所誣被逮民號呼咽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其子孝儒上書政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徙浦江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儒復伏闕上疏而克勤竟死於京師年僅五十有一克勤爲政必先風化務以德勝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公庭之閒不陳杻械箠鞭懸而不用晚年進修益力晝之所爲夜則白之於天榮辱利害坦然視之不以爲意所著有汗漫稿若干卷宋太史景濂志其墓

國子祭酒陶中立凱

陶凱字中立台州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　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　上月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凱每議禮與蒙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意也嘗患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

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猜之患五年凱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 聖旨及時政依會要類編爲書 上從之尚書劉庸參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凱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 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凱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

册歌頌碑碣騈驛命凱文章遂盛傳於世、

廣東布政司參政諸葛伯衡

諸葛伯衡蘭谿人少清介持名節從鄉先生游獲聞前輩緒論精求實踐鄉里咸推重之洪武初以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過閘輒卓履行舍泥中衆恤之遷道州吏目州有建峯嶺廟有青蛇惑人先入人家必有禍伯衡殺青蛇罪巫者民以不惑以右春坊大學士董倫薦召問治道對以聖明之世紀綱正而法度修民皆安業但燕趾之道輕耳上大悦、

擢陝西布政司參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之法民甚便之後改廣東參政卒於官金華杜桓爲立傳稱之爲清修直諒之士云

國子監助教貝廷琚

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同官服其史才名重京師既成編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迺作大

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　高皇帝不用其說且黜罰之然士大夫猶有題濂者瓛乃作釋奠解以解之文多不載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瓛爲人文行超越素有名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明年卒於家所著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三子翀翔翩俱以人才舉任世其家學

四川左參政宣彥溫溫

宣溫字彥溫會稽人少穎悟好學襟度夷曠家貧處之

裕如、洪武初被召　上諭以治道、溫條對甚悉　上因

問漢高祖殺功臣、光武全功臣、優劣何如、溫對曰、高祖

殺功臣、功臣自殺、光武全功臣、功臣自全、　上悅其言、

授四川左參政、居官有惠政、蜀人祠祀之、

太常博士陳世昌

陳世昌、錢塘人、力學工古文辭、元至正初、以布衣入爲

翰林編修、代祀海上、值道梗、遂居嘉興、授徒養母、張士

誠據平江、屢致不屈、洪武初、徵修禮書、欣然就道、授太

常博士、尋以母喪辭歸、服闋、復徵至京而卒、所著有希

賢集、

國子右司業王原禮嘉會

王嘉會字原禮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累舉不第、乃客授松江、爲人溫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門來者修脡戶恒滿、上海令康伯恩見其詩詞敦雅、敬禮之、引爲上賓、使以文章佐已吏事、會詔舉明經、嘉會應聘至京、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旨、復試其文、貫異之、除授翰林院檢討、尋陞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斅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

已高鬚髯爲爲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幸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　上知其勞眷待殊厚老疾乞歸優詔調治未幾卒於官舍年八十餘　上深嗟悼給驛護喪還葬發引之日詔所在官司備禮祭之蓋異數也

文華殿大學士鮑仲孚恂

鮑恂字仲孚自崇德徙嘉興之西溪父德歸安丞恂三領元江浙省鄉試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薦爲翰林不就洪武初禮部舉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及恂明經老

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京師賜坐顧問一日
上召侗等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侗等固辭
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免卿
早朝日晏而入從容侍對不久隨卿致仕歸鄉以終餘
年庶不負平生所學於鄉里亦有光榮侗等復固辭翼
日放歸恂受易臨川吳澄得其旨著易傳大義及西溪
漫稿行世學者尊之曰西溪先生

長史朱伯清麃

朱麃字伯清義烏人自少刻苦勵志淹貫經傳悉領要

義既而學文於黄溍遂以文章名家國初知府王宗顯器其材辟爲郡學師移長釣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史聖朝日曆召爲纂修官書成拜翰林編修八年乗輿巡幸中都命燾扈駕比至滁州進詩十首 上覽而大喜曰佳詩朕爲汝和有頃召燾賜和詩六首書府以爲榮既而授經楚府尋陞長史以積致仕歸窮經講誦探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其爲文詞嚴精密有文集二十七卷

宋無逸玄傳

朱玄僖字無逸餘姚人少有至性嗜學多聞覽外嘐嘐若不足而其中皦悟絕人元至正間中乙榜授繁昌諭才十九日即弃歸是時海內大亂玄僖無復用世志遍而適諸山澤家貧無衣食資唯授徒以自給樞省嘉其苦節辟爲鄉邦文學不行　明興以史事徵乃出應詔事竣復命與福建鄉試稱有鑒別晚窮濂洛之學爲文縝密有尺度詩亦清遠有文集行於世

教諭趙撝謙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初名古則幼孤貧寄食山寺與學

儒者同學書克己復禮之　　用工準的聞金華鄭四
表學有根源往師之得其傳歸隱鳴山萬書閣潛心大
業飢寒迫之其容粹如也國初徵修正韻精詣其學雖
龍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遞及易學擬
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有薦譲者　上曰吾欲老其
才而用之後召爲瓊山教諭作瓊臺布學範教化大行
嶺表以南稱爲趙夫子讓於勢利澹然而直義所在目
無王公然卒以此厄窮不悔也卒於番禺年四十五

國子博士錢子予字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傳學能文洪武三年以儒士舉爲國子助教府部邑弟子員貢入太學者設爲教條限以歲月責其功效助教與博士程其課業而升降之既升舍乃得選登仕籍然士方畏懼爲法所繩惴惴莫有樂學者宰爲人莊重和易諸生無一就之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爲府明師未幾以年老陳情乞休 上許之勅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宰既歸精力猶壯宜 上憶意有從之遊者輒開遡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年四月 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

詩傳相符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兵部尚書唐鐸等舉寧及致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觀等並遣行人馳傳徵之至京師入見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總其事禮遇甚厚時建酒樓初成賜寧等鈔宴其上人各霑醉獻詩以謝　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寧齒最高與衆皆請留亨泰以聞　上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亨泰梓

行之賜宰等宴及鈔令驛傳歸其鄉又三年卒年九十六初宰嘗病近代新聲大繁刻意古調擬漢魏兩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詩且各補其未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監察御史周觀政

周觀政山陰人洪武中以薦教授九江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曰有命亦不可中使怒而入頃之出報曰可使之出觀政亦不從曰必面奉詔已而　上出謂觀政曰內間

慶賀侑食之樂儼缺欲令內人肄習吾已悔之御史言
是朝綱爲之肅然嘗時以比東方曇倩永樂初出爲江
西按察僉事時安南初下觀政建言四事曰修明政教
愼簡征科革正衣冠作新學校驛入 上即賜施行官
至觀察使卒

潁上縣知縣車信夫誠

車誠字信夫餘姚人洪武初以賢良方正徵授知潁上
縣奉職廉謹以誠信治民政化大行考最遷知光州益
勤撫字出民於水火而輕廓斂當時稱循良第一秩滿

告老歸優游林下後十餘年而卒

江西按察僉事丁叔寬豫 子麒麟附

丁豫字叔寬海鹽人洪武初以儒術聞敕諭幣聘入京

高祖召見問天下治否對曰盜賊已息但恐復生今日之治願以安民為本稱旨授江西按察僉事詳刑慎法澤被於民民頌之不衰長子麒字彥禎以詩文名貢入

太學庚申命往荊楚訪求賢良事竣告省歿於第次子麟字彥祥乙丑進士歷工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彈劾百僚風聲赫赫無辜見法其心慨然不平必直之而後已

人稱眞丈夫

國子學正王彥貞桓

王桓字彥貞慈谿人洪武四年有司以通經學古薦於朝　高皇帝召見便殿問桓處鄉里好惡何如桓對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一言稱旨　上遂呼爲老學士乃命與尚書魏杞山錢惟明學士宋景濂講論治道踰年授國子學正未幾轉河南盧氏縣令政教一新民懷其德十二年致仕歸卒於家先是桓家居鄉人有不平事無大小咸取決於桓無不得其情者遂稱爲明白先

生其學不事章句務得於心識者謂其克繼虞賀杜樓之絕學所著有明白先生集藏於家

大興同知劉昭甫子華 子鍔 從孫楝附

劉子華字昭甫山陰人洪武初以明經薦 太祖召賦常遇春輓詩子華立賦曰揮戈十載定河山忽報星沉易水灣馬首西風旌旆捲天涯落日凱歌還功成楚漢興亡際名在韓彭伯仲間聖主思功心獨苦黃金直欲鑄真顏大稱旨授大興同知子鍔廷對第三人官編修卒從孫楝字元隆正德初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嘉靖

初議大禮忤旨杖闕下稍遷左中允復忤執政出參湖省終南京兵部侍郎歷官四十年所居蕭然如隱者孝友和易無少長皆樂親之

右副都御史韓伯時宜可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幼好學精敏淹博磊落有大志洪武初以貢授山陰文學召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時左右御史大夫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 上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寧惟庸節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恩怙寵內懷反側乞斬三人首

以謝天下 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耕陷大臣下錦衣衛拷訊尋釋之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十三年歸朝 上賜沒官男女宜可不受且以爲非聖人政即上疏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況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明所宜 上曰汝言是著爲令後坐事將辟上御謹身殿親鞫之時天朗氣清忽雷火遶殿 上驚而言曰得非枉此人邪雷乃息宜可獲免所上二十餘

事悉報可未幾以例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命撰祭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作堯舜禹湯傳賢論稱旨特除山西右布政使未幾以事安置雲南以薦起爲雲南叅政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爲已任百僚悚惕不敢犯無何卒於官時大星墜地櫪馬皆驚

王教授俊華

王俊華台州人洪武初以明經薦爲府學教授時干戈甫定人未知學俊華正已率物誨諭詳懇旦夕督功課

若父兄之於子弟時分俸以資不給者官終太子贊善

戴冠云自國家設教以來文學行誼兼出俊華布者真

一時師儒之楷模也

福建僉事謝原功肅

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學問該博目無不見之書洪武初

以明經薦授福建按察司僉事克持風紀察冢肅然所

著有密菴稿與唐肅齊名時號會稽二肅

兗州府知府胡斯美惟彥 子伯順附

胡惟彥字斯美餘姚人居鄉以耆德見稱元季隱居避

世明典舉遺逸召見上太平頌　上覽而悅之命賦早
朝詩十章立就　上益大悅拜湖廣叅政懇辭改兖州
知府在郡一年政平訟理百姓皆愛戴焉卒於官子伯
順學篤行修鄉黨稱爲雲巢先生

教授崔斯立植

崔植字斯立鄞人治春秋得聖人心法辨論公穀左氏
三傳得失歷歷如指掌究極羣史平居儀度整肅不假
修飾而規範自然洪武七年薦爲郡學教授後調處州
以成就後進爲務受業者日衆必傾極底裏隨其材而

導之卒於官楨文學德行卓絶流輩一時碩儒莫不想聞其風采自號丹山樵者有雜著文集若干卷

黄岡縣知縣徐宜叔誼

徐誼字宜叔壽昌人少治春秋通史學累舉不第　太祖龍飛乃杖策歸朝毎叅謀議時征陳友諒奉命招撫使囘授承務郎知黄岡縣事兵火後市里蕭條誼招集流民百廢俱舉未幾解官歸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擢知鎮江府政爲三輔之最秩滿惟圖書數秩自隨調吉安府獄有繫囚皆累歲逋官租不能償者誼出俸金五

百貫代償而繼之雪寃理枉剷除積弊政化一新後以疾卒於官民皆路祭巷哭執紼送柩者至數千人

教授俞景淵深

俞深字景淵桐廬人洪武初以鄉貢入太學時　高皇帝幸學講中庸二字累數萬言深得啟沃之義因稱之曰天下能說書生俞深歷任寧德阜平汶上儒學教諭皆有成效以大學士楊溥薦陞建寧府教授三典文衡取士得人正統七年卒於官深博通五經究極諸子篤厚端謹處家一規文公家禮所著有範疇解發明蔡九

峯之藴雜文十卷雜詩十卷藏於家

兵部侍郎徐宗實厔

徐厔字宗實黃巖人負才抱氣有經綸天下之志元末厭世不仕洪武初應薦入朝數被顧問敷對明切皆中時宜 上喜特授憲職厔以母老辭乃除銅陵簿厔又請迎母就養忤旨謫役湘陰驛未幾還教附馬能以師道自尊召見獎諭擢穗州府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春漲病隄厔相度原隰大興築捍之役部使者以爲妨農勞民厔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

農孰甚焉且今有田者量募貧力飢人得哺正所謂佚道使民、曷為勞哉、卒就其庸民以為利屬邑有樓貞婦、奏乞旌表、禮部謂前朝事、不允、畐言死生有間則比干之墓誰封、禮官不能奪、從之、官終兵部侍郎、

訓導趙德純宜生

趙宜生字德純、宋之宗室也家於餘姚粹於經史文藝之學時方大亂、混迹芻牧間、自號溺牛野人國初辟爲邑學訓導宜生欣然就職勸飭指誨聞者鼓動姚江學士繇此彬彬焉、

陜州判官梁仲仁大舉

梁大舉、字仲仁、錢塘人、自號梅谷、刻厲尚風節、洪武初、以人材徵、召對稱旨、授陜州判官、卓有異政、清白聞遠邇、以母老辭歸、永樂初召入、賜勅、以舊職致仕、冥勞特厚、優游林下、年七十三卒、大舉家素饒、務而自奉儉約、好士喜施、長身高論、在衆人中昂然如野雀之在鷄羣也、翰林檢討王洪、爲梅谷先生傳、

教授徐大章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

所存不復輕置念慮含蓄既久煒然以文名江南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儒學教授通經學古當國家肇開學校而克嚴軌範以身率之召入史館纂修元史詔製靈谷寺碑稱旨賜莽衣綵段繼得實授再涖監申條教一時學徒成就試之有司多獲舉首至今稱教授之賢難乎其繼云

左布政王希陽麃

王麃字希陽麗水人爲人修整博通五經尤精於易雖子史百家天文律曆兵刑等書靡不淹貫洪武初薦入

翰林纂修元史書成授太子説書官至陝西左布政使所著有交山集迂論史纂南征録四書詳説又精於音樂以琴者有道之器君子之所不廢時一撫之嘗製風木吟曲以擬猗蘭字宗韓擇木兼工篆籀其得處自以李陽氷不遠也當時目爲通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二終